

GANGTIE SHI ZENYANG LIANCHENG DE



Н. ОСТРОВСКИЙ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苏联」尼·奥斯特洛夫斯基◎著

万冬梅 夏海波 姜湧◎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ANGTIE SHI ZENYANG LIANCHENG DE

钢铁 是怎样炼成的

〔苏联〕尼·奥斯特洛夫斯基◎著

万冬梅 夏海波 姜湧◎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苏)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7

(语文新课标指定读物系列)

ISBN 978 - 7 - 5633 - 7511 - 0

I. 钢… II. 奥… III. ①长篇小说—苏联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73004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55395790-103/168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889mm×1 194mm 1/32

印张:12.125

字数:260 千字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译序

“对于一个人来说,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他应当这样度过自己的一生:不因缺失生活目标而懊恼,也不因庸俗和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终之际,他能够说:我的一生和全部力量,都奉献给了世界上最伟大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应该珍惜每一寸光阴,因为无法预料的疾病或者意外事件随时都可以结束一个人的生命。”这句保尔的名言曾经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中国读者。一部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曾让多少人从中体会到深刻的人生哲理,找到了震撼心灵的精神力量。有机会重新翻译这部作品,用自己的笔向广大的青少年朋友介绍这本好书,我们感到非常荣幸。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苏联作家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书中塑造了具有钢铁般意志的青年布尔什维克——保尔·柯察金的光辉形象。保尔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早年丧父,母亲替人洗衣、做饭,哥哥是工人。保尔十二岁时就辍学了,在车站食堂做苦工。后来保尔参加了红军,从此开始了钢铁般的锻炼。小说既再现了红军与白军战斗的血雨腥风,又展示了苏联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热火朝天的场景。无论是在激烈的战斗中,还是在修建铁路的艰苦劳动中,无论是在友谊和爱情中遍尝辛酸,还是在布尔什维克党同托洛茨基派的斗争中彷徨徘徊,保尔都咬着牙关挺了过来,都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钢铁般的意志、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由于在战争中多次负伤以及劳累过度,他后来全身瘫痪、双目失明。但他战胜了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打击,又拿起笔开始了文学创作,写出了优秀的文学作品,为革命做出了新的贡献。

852		章四第
01E		章五第
052		章六第
0		章七第
02E		章八第

目 录		章九第	1
译 序		章十第	1

第一部		1
第一章		1
第二章		17
第三章		33
第四章		59
第五章		74
第六章		89
第七章		121
第八章		146
第九章		167

第二部		182
第一章		182
第二章		205
第三章		240

第四章	278
第五章	310
第六章	326
第七章	340
第八章	359
第九章	374

I 第一章

I 章一第

VI 章二第

33 章三第

29 章四第

74 章五第

89 章六第

151 章七第

146 章八第

197 章九第

187 第二章

187 章一第

202 章二第

240 章三第

第一部

第一章

“你们当中都有谁节前上我家补考了？站出来！”

说话的是身子虚胖的神父。他身披神服，脖子上挂着沉甸甸的十字架，脸色阴沉地盯着全班学生。

共有六个学生——四个男生、两个女生，从板凳上站起来。神父恶狠狠的目光落在他们的脸上，仿佛要把大家生吞活剥一般，孩子们个个惶恐不安。

“你俩坐下。”神父朝两个女生摆了摆手说。

她们如释重负，赶快坐下。

瓦西里神父上下打量着四个男生，接着说道：

“过来，到这儿来吧，小混蛋！”

他一边站起身来，推开椅子，一边走到紧紧靠在一起的四个小男孩跟前问道：

“小混蛋们，你们谁抽烟？”

“我们不会抽烟，神父。”四个孩子都怯生生地回答。

恼怒的神父脸色发紫，吼起来：

“都不抽？混蛋，那是谁在发面里撒了烟末？不会抽烟？以为我是那么好骗的吗？都把口袋翻过来，快点！没听见我说话吗？快翻过来！”

其中三个孩子把自己口袋里的东西乖乖地掏了出来，放到桌子上。

神父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他们口袋的每一条缝，想找到点烟

末,却一无所获。于是他便转向第四个孩子。这孩子长着一双黑眼睛,穿着灰衬衣、蓝裤子,膝盖上打着补丁。

“你怎么了?怎么像个木头人?”神父恶狠狠地问。

黑眼睛男孩仇视地看着神父,没好气地回答:

“我没有口袋。”他下意识地用手摸了摸那条缝死了的袋口。

“哼,没有口袋!你以为这样我就不知道是谁干的坏事了吗?现在你还能赖在学校吗?你这小鬼,这回不会便宜你的。上回是你母亲苦苦哀求,才把你留下的;这回可没那么便宜的事了!从班级给我滚出去!”神父使劲揪住男孩子的一只耳朵,把他推到走廊上,就重重关上了门。

教室里异常安静,全班同学都吓得缩头缩脑,大气也不敢出。大家都搞不明白,保尔·柯察金为什么被赶出教室,只有保尔的好朋友谢廖沙·勃鲁扎克明白是怎么回事。原来,他们六个不及格的学生在神父家的厨房里等着补考的时候,他看见保尔把一把烟末儿撒在神父家过复活节用的发面里。

被赶出了教室的保尔郁闷地坐在台阶的最下面。他在犹豫,该怎么回家呀?又该怎么向母亲交代呢?母亲在税务官家里当保姆,她每天从早忙到晚,还要为他操心。

想到这里,保尔都快哭出来了。

“现在我该怎么办呢?这个该死的神父。真是见鬼了,我干吗要给他撒烟末呢?这个鬼点子可是谢廖沙出的。是他说‘来,咱们让这个害人的老家伙尝点新鲜的’,我才把烟末撒进去的。现在可好,谢廖沙倒没事,恐怕要把我开除回家了。”

其实保尔和瓦西里神父积怨已久。有一次,保尔因为跟米什卡·列夫丘科夫打架,被罚留下,并且不准回家吃饭。老师担心他一个人在空教室里又闯祸,就把他送到二年级去,安排他坐在最后一排。

当时一位老师正在给学生讲地球和天体方面的知识。他长得干瘦干瘦的,穿着一件黑上衣。听他讲地球已经存在好几百万年了,星星也是如此,跟地球差不多,保尔惊讶得张大了嘴巴。保尔对听到的东西感到非常新奇,差点没站起来对老师说:“《圣经》

上写的可完全是另一个样。”可是因为害怕并没敢说出来。

保尔的《圣经》课总是得满分，因为他能熟记背诵《新约》、《旧约》和所有的祈祷词。上帝哪一天创造了什么，他也都牢牢记得。这次保尔决定要向瓦西里神父问个究竟。上课的时候，神父刚刚坐下，保尔就举起手来。得到神父的允许后，他就站起来说：

“神父，为什么高年级老师说地球已经存在好几百万年了。而不像《圣经》上说的只有五千……”

没听保尔说完，瓦西里神父就高声尖叫起来：

“混账，胡说八道！你是怎么学《圣经》的？”

恼怒的神父不容保尔解释，就使劲揪住他的两只耳朵，把他的头往墙上撞。一转眼，保尔就受了伤，并且吓得够呛，然后又被推到走廊上去了。

回到家里后，保尔又因此被母亲责骂了一顿。

第二天，母亲去了学校，恳求瓦西里神父让她儿子重新回来上学。从此以后，保尔就极讨厌这个神父。他一声不响，把仇恨默默埋在心底。因为他不允许别人对他的一点点侮辱，更不会忘掉神父那次无端的毒打。

保尔和瓦西里神父的摩擦不断：有时只是为了一些不值一提的小事，他就被神父赶出教室；有时连着好几个星期，每天都让保尔站在墙角受罚，对他的功课如何却从来不闻不问。所以，在复活节之前，保尔只好和几个不及格的同学一起到神父家里去补考。在厨房里，保尔就把一把烟末儿撒到过复活节用的发面里了。

当时这件事并没被别人看到，但是神父还是马上就猜出来了。

下课以后，孩子们拥到院子里，把保尔围在中间。他一脸愁容，缄默不语。谢廖沙·勃鲁扎克在教室里没出来，他觉得自己也有错，但是又帮不上伙伴的忙。

办公室的窗子开了，校长叶夫列姆·瓦西里耶维奇探出头来喊道：

“叫柯察金马上到我这里来！”

这低沉的声音吓了保尔一跳。



保尔向办公室走去，忐忑不安。

车站食堂的老板是个老头儿，苍白的脸上目光呆滞。他看了站在旁边的保尔一眼问：

“他多大了？”

“十二岁。”保尔的母亲小心地回答。

“好吧，就让他留下吧。每个月工资八卢布，当班的时候管饭。干一天一宿，在家歇一天一宿。可是有一样：不准偷东西。”

“瞧您说的，我保证他不会偷东西的。”母亲慌忙说。

“今天就开始上班吧。”老板转过身去，对旁边站着的女招待说：“济娜，把这个小家伙领到洗刷间去，顶替格里什卡。叫弗罗霞给他安排活。”

正在拿刀切火腿的女招待放下刀，朝保尔点了点头，就穿过餐厅，领着他朝通向洗刷间的侧门走去。保尔跟在后面，母亲也急急忙忙地跟着和他们一起走，一边小声说：

“孩子，保夫鲁沙^①，干活可要卖力气呀，千万别再丢脸了！”

母亲目光忧郁地送走儿子，转身朝门口走去。

洗刷间里热闹地忙碌着。桌子上的碟子、刀叉堆积如山，几个女工用搭在肩头的毛巾逐个地擦着。

一个红头发的男孩正在忙活着烧两个大茶炉。他的年纪比保尔稍大一点，头发乱蓬蓬的，好像从来没有梳过一样。

洗盘子的大木盆里的开水正冒着蒸汽，弄得整个洗刷间里雾蒙蒙的。保尔刚进来的时候连女工们的脸都看不清。他傻站在那里，不晓得自己该干什么，甚至连该站在哪儿都不清楚。

女招待济娜走到一个正在洗盘子的女工跟前，拍了拍她的肩膀说：

“弗罗霞，这是新来的小伙计，顶替格里什卡。你告诉他应该

^① 保夫鲁沙，即保尔，是保尔这个名字的“指小表爱形式”。这是俄语中一种特有的构词方式，表示说话人的亲昵、友好、喜爱等感情色彩。在小说中出现的“保夫卡”亦是指保尔，是他的小名。

干些什么。”

济娜又指着那个叫弗罗霞的女人对保尔说：

“她是这儿的头儿。她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说完就回食堂去了。

保尔轻声答应着，看了看站在他面前的弗罗霞，等着她分派任务。弗罗霞一边擦着额头上的汗水，一边从上到下打量着他，像在掂量他干什么活更合适，然后卷起滑下来的一只袖子，用非常悦耳而又低沉洪亮的声音说：

“小家伙，你干的都是些小杂活：就是一大清早把这口锅烧开，全天的水都要保证是开的。柴火当然也要你自己劈。还有这两个茶炉，也要你来烧。再有，需要的时候，你也要帮着刷刷刀叉，倒倒脏水。小家伙，活是够多的了，够你累的。”她说的是科斯特罗马方言，总爱把重音放在“a”上。听到她的方言，看到她那泛着红晕的脸和那只翘鼻子，保尔不知怎么的觉得高兴些了。

“这位大婶看起来还挺善良的。”保尔心里这样想着，就大着胆子问弗罗霞：

“大婶，那我现在该做啥呢？”

他刚说到这里，就又讷讷不语了。因为洗刷间的女工们哈哈大笑起来，笑声淹没了他的话。

“哈哈！……瞧，弗罗霞可是得了个大侄子……”

“哈哈！……”弗罗霞笑得比谁都厉害。

洗刷间的蒸汽弥漫，使得保尔没有看清弗罗霞的脸，她其实才只有十八岁。

保尔很不好意思，就去问另一个小男孩：

“我现在该做什么？”

那个男孩却嬉皮笑脸地回答：

“去问你大婶吧，她会给你说得一清二楚的。我只是临时在这里帮忙的。”说完转身朝厨房门口跑去。

“到这儿来帮忙擦叉子吧。”这时，保尔听见一个上了年纪的洗碗女工说。

“你们笑什么呀？人家孩子说什么啦？给，拿着。”她递给保



尔一条毛巾说，“这边用牙咬住，这边用手拉紧，再把叉子齿在上头来回擦，不能留一点脏东西。咱们这儿对这事儿管得挺严。老爷们对叉子总是翻来覆去地看，只要发现有一点脏东西，那可就糟了——老板娘立马就会把你撵出去。”

“老板娘？”保尔不解地问，“雇我的那个男的不是老板吗？”

那个洗碗女工笑了起来，说：

“孩子，我们这儿的老板是个窝囊废，说了不算。这里什么事都是老板娘当家，她今天不在。你过几天就会知道了。”

洗刷间的门打开了，三个伙计每人都捧着一大摞脏盘子走了进来。

其中一个长着宽肩膀、眼睛有点斜、方形脸的伙计说：

“抓紧哪，十二点的车眼看就要进站了。你们还慢吞吞的。”

他又看着保尔问道：“这小家伙从哪里钻出来的？”

“是新来的。”弗罗霞回答。

“哦，新来的。”他一只手使劲地按住保尔的肩膀，把他推到两个大茶炉跟前说，“那好吧，烧这两个茶炉是你的活，随时要水都得有。可是你看，现在一个已经熄火了，另一个也快灭了。今天就这么算了，要是明天再这样，就打你的大嘴巴。明白吗？”

保尔再没多说一句话，就烧起茶炉来。

保尔的劳动生涯就这样开始了。他从来没有像第一天上工这样卖力气地干过活。他明白，这儿不是家里，在家里可以不听母亲的话。那个斜眼睛的家伙说得很明白，要是不听话，就要被抽嘴巴。

保尔把靴子脱下来套在炉筒上，努力把火吹旺，能盛四桶水的大肚子茶炉立即火星四射。他一会儿拎起脏水桶，飞快地跑到脏水坑前面倒脏水；一会儿给热锅添柴火；一会儿用烧开的茶炉把湿毛巾烘干。总之要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夜很深了，一身疲惫的保尔才向厨房走去。一个上岁数的洗碗女工阿尼西娅，望着他刚掩身而去的门口说：

“瞧，这个小家伙好像有点不正常：干起活来像发了疯似的。一定是家里实在没办法才让他来这里干活的。”

“的确。是个不错的孩子！”弗罗霞说，“这样的人干活用不着督促。”

“很快就会跑累的，到时候就不这么干了。”卢莎反驳说，“所有人都是刚开始卖力……”

保尔忙活了一夜没睡，已经筋疲力尽了。早上七点的时候，他把两个烧开的茶炉交给接下一班的人——一个长着胖圆脸、两只小眼睛透着无赖气的男孩。

男孩环视周围，确认所有的活都没有出岔子，茶炉也是烧开的，便把两手往口袋里一插，咬牙切齿地啐了一口唾沫，摆出盛气凌人的样子，轻蔑地斜着白眼看了看保尔，用一种不容反驳的腔调说：

“喂，你这个废物，明天六点来接班。”

“怎么是六点？”保尔问，“不是七点换班吗？”

“谁愿意七点换，谁就七点换，可你得六点来。要是再啰嗦，我立刻叫你满脸大包。臭小子，你动动脑筋想一想，初来乍到别摆臭架子。”

那些已经换了班的洗碗女工，看热闹似的听着他们俩的对话。那个男孩蛮横的腔调和挑衅的行为激怒了保尔，他朝那个可恶的家伙逼近一步，本来准备狠狠教训他一番，但是又怕第一天工作就被撵回家，才勉强忍住没动手。保尔黑着脸说：

“你小点声，别吓唬人，小心惹火烧身。明天我就七点来！要说打架，我可不比你差。如果你想试试的话，那就过来吧！”

对手朝开水锅倒退了一步，惊讶地瞧着怒气冲天的保尔。

男孩没料到会碰到这么个强硬的对手，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那好吧，咱们走着瞧。”他嘟嘟囔囔地说。

第一天就这样过去了，还算顺利。保尔大踏步走在回家的路上，觉得自己也是一个凭诚实劳动换得了休息的人了。现在他也在用劳动养活自己，看谁还说他是个白吃饱饭的。

早晨，太阳从锯木厂高大的厂房后面缓缓地爬了上来。马上就可以看到自己家的小房子了，就在这个列辛斯基庄园的后面。

“母亲大概刚睡醒吧？而我已经下工回来了。”保尔一边吹着



口哨，一边走得更快了。他在想：“学校把我撵出来，倒也不是什么坏事情。反正那个该死的神父也不会让我有好日子过的，现在我真想朝他吐唾沫。”他走到了家门口，推开小院门的时候，又想起来：“那个黄毛小子，我一定要对着他的狗脸狠揍一顿，一定。”

这时母亲正在院子里烧茶炊，看见儿子回来，就忐忑不安地问：

“怎么样？”

“还行。”保尔回答。

母亲像是还有什么事想要警告他，不过没等她说出口，保尔已经明白了——从房间敞开的窗户里，他看到了哥哥阿尔焦姆那宽大的背影。

“怎么，阿尔焦姆回来了？”他惴惴不安地问。

“昨天回来的，这回可不再走了，就留在机车库干活。”

保尔犹豫犹豫地不敢打开房门。

屋子里那个坐在桌旁背朝着门的人扭过身来，看着保尔。他身材高大，眉毛浓黑，目光严厉。

“唉呀，给人家撒烟末的家伙回来了？嗨，真有你的啊！”

哥哥刚回家就找自己谈话，不会有什么好事，保尔已经感觉出来了。

“看来阿尔焦姆已经全都知道了。他说不定会把我臭骂一通，再修理一顿。”

保尔是害怕阿尔焦姆的。

但是，看样子阿尔焦姆并没打算揍他。哥哥坐在凳子上，两只胳膊肘支着桌子，目不转睛地望着保尔，目光中不知道是嘲弄还是蔑视。

“这么说来，你是大学毕业了，各门功课都学得不错，现在干起倒脏水的营生了？”阿尔焦姆说。

保尔两眼目不转睛地瞅着一块开裂的地板缝，望着一个冒出来的钉子帽儿出神。可是阿尔焦姆却从桌旁站起身来，到厨房去了。

“看来这顿打是可以免了。”保尔稍稍松了口气。

喝茶的时候，阿尔焦姆耐心地向保尔详细询问了学校里发生的事情。

保尔又把事情的经过如实讲了一遍。

“现在就这么蛮干，往后怎么得了啊。”母亲闷闷不乐地说，“唉，我可真拿他没办法了！他像谁呢？我的上帝啊，这孩子叫我操了多少心哪！”

阿尔焦姆喝完茶，放下杯子，对保尔说：

“好，就这样吧，弟弟。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过去的事就算了，往后你可得小心，上工的时候可别耍花招，该干的都要干好。要是那儿再把你撵回家，我就一定要给你点颜色瞧瞧了。记着，别再让母亲担心了。到处惹事，走到哪儿都胡闹，现在总得收敛点了吧。先在那儿干上个一年半载的，我再求人让你到机车库去当学徒。毕竟整天倒脏水洗盘子也成不了什么大器。学门手艺才是应该的。现在你还小，再过一年我求求人，说不定能收你。我的工作已经调回来了，以后就在这边干活。妈也不用再去伺候别人了。对那些混蛋点头哈腰的日子该到头了。就看你的了，保尔，要活出个人样来！”

身材高大的阿尔焦姆站起身来，穿上了搭在椅背上的上衣，然后对母亲说：

“我有事出去一下，大概一个来钟头吧。”说完，一弯腰走出门去。

在院子里，从窗前经过的时候，他又说：

“我给你带回来一双靴子和一把小刀，一会儿让妈拿给你。”

车站食堂无论白天还是晚上都忙个不停。

这是个联结着六条线路的铁路枢纽站，车站里到处都是人。只有在夜里，在两班火车间隔的两三个小时里，才能安静一会儿。在车站上常常有几百辆军用列车汇集，然后开到各地去。有从前线回来的，运送的是受了伤的伤员；还有成批的穿着统一的灰色制服的新兵被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前线去。

保尔在车站食堂整整干了两年了。厨房和洗刷间——这就



是他在这两年里看到的全部。在地下的大厨房里,要干的活总是没完没了,二十多个人拼命地工作,十个伙计不停地往来于餐室与厨房之间。

两年来,保尔的工钱从八个卢布涨到了十个卢布,人也高大壮实了许多。这段时间里他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他在厨房当过小工,可是干了半年,又回到了洗刷间——是被那个仗势欺人的大厨撵回来的。因为他不喜欢保尔的倔强脾气,保尔因此也常常挨打。所以大厨害怕保尔会冷不防给他一刀报复他。要不是保尔身强力大,干活又从不偷懒,也许他早就被解雇回家了。保尔一直不知道疲劳地干着,他干的活最多。

每到食堂活最多的时候,保尔就像旋风似的来回跑。他端着托盘,一步跨四五级楼梯,刚跑到厨房,一转身儿又从厨房跑回来了。

每天夜里,当食堂的两个餐室消停下来的时候,在下面厨房的储藏室里,总是聚着一帮伙计。他们玩的是“二十一点”和“九点”赌博的勾当。保尔看到他们的赌桌上放着大把大把的钞票,都已经习以为常了。他们这些家伙每次小费就收一个或半个卢布,干上一个白天加一个晚上,就能赚三四十个卢布。有了钱之后没别的,就是喝酒赌钱。保尔对他们是厌恶之极。

“尽是一群可恶的混蛋!”他心里想,“像阿尔焦姆这样的一等钳工,一个月才挣四十八个卢布,我才挣十个卢布,凭什么他们这么容易发财!不过是端来送去的,然后就是喝酒,再把钱都输得精光。”

在保尔看来,他们和自己可不是一路人,他们跟那些老板一样,都是自己的死对头。“这帮坏蛋,他们在这儿伺候人,可他们的老婆孩子却在城里过着有钱人的生活。”

他们常常把上了中学,穿着学生制服的儿子带来,有时也把那些养尊处优、臃肿不堪的肥老婆领来。“他们的钱说不定比他们伺候的老爷还要多呢。”保尔这样想。至于夜里在厨房的角落里和食堂的仓库里发生的事情,他已经见怪不怪了。保尔清楚地知道,任何一个洗碗女工和女招待,如果想在这里干长点,就非得